

史

記

一九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

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

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

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

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為列傳首處夷

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

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

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

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今依正義本

老子者

正義曰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

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

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

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估○正義曰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

老子伯夷傳

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
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

之柱下因為官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索隱曰大

戴記亦云然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

累而行

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

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

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幡蒿細葉蔓生於沙幕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

也幡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

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

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
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去

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

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

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

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

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

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

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關令

老子伯夷傳

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

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于偽反

於是老子廼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

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

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

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

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正義曰太史公疑老

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芋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

菹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

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

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上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

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

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

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

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

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

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

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

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

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

老子伯夷傳

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

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

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曰音

鑄。正義曰音古雅反假仕索隱曰音古雅反

曰之樹反注子宮宮玄孫假正義曰作瑕音霞

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

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黜

退而後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

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

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

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

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

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

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

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

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

索隱曰篋

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祛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各皆誣毀

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訛孔子之徒

索隱

曰詆音即訛音訾謂詆訛毀訾孔子也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

老子伯夷傳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鄰氏畏音於

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元音庚元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

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瑨云

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

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然善屬

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書離辭

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

墨

正義曰剽及妙反剽猶攻擊也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

言泚洋自恣以適已

索隱曰泚洋音汪羊二字又音晃養又作養○正義曰洋音翔已音

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

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

小豚不可得也○正義曰不羣也豚小也子亟去索隱曰音棘也特也願為

無污我索隱曰汗烏故反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

烏讀潢汚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

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中與此傳不同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

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二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之秦穆公凡

老子伯夷傳

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然

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

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虞夏之文可知也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

也知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

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

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

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

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

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

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

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

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躬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

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

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暉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其

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

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

石自沉於盧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水是義至高梗概謂略也蓋

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老子伯夷傳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

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

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

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去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文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

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

去盍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

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

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

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

老子伯夷傳

避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
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

處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釐也○正義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

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昔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没矣今逢

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

死也言己今日餓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三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或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

者非耶

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

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糟糠

貧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

而卒蚤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索隱曰跖與跖同並音之

石反次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

肝人之肉

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

暴

戾恣睢

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

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跖兇暴戾恣性怒白目也

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

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

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矣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

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

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

也。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澹臺滅明之

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

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

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

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

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

鞭賤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眾木亦有不死

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

伯夷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豈以其

言天下氓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

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

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

軌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

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

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

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

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堙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

索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貪夫徇財正義曰

反徇求也贊云烈士徇名索隱曰言貪權

已身從物曰徇勢以矜夸者至

死不休故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衆庶馮生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雖誕生作每

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言作史同記若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貪生乃成其史記

明相照 索隱曰已下 **同類相求** 正義曰天欲雨而狂 **雲**

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 **聖人**

作而萬物覩 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己今

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

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

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

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

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睹見

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

正義曰趨舍音趨舍音

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礪行脩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

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伯夷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

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

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貧鮑叔終善遇之不

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

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

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俟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

國國重不可失也相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妣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

於齊

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

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古音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

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

常為

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也管仲既任政相齊

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

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袍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

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

通貨真積

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

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

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

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下令如流水之原

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

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

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

索隱曰輕重謂

錢也管子有輕重篇

慎權衡

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

桓公實怒少姬

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

南襲蔡管仲

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

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正義曰今齊州東河也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索隱曰沫音昧左傳作曹劌○正義曰沫

莫葛反

管仲因而信之

正義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

諸侯由是歸

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

正義曰三歸三

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

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

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齊國遵其政常彊

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

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

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

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

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

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子孟反謂君不知己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

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

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

索也繼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

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

之載歸弗謝入閨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

正義曰懼牀縛反注皇覽云晏子塚在臨淄城南菑水南相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相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

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管仲塚也

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

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

而信於知己者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

方吾

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

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

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

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

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
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
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
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
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
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
嬰所著

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
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

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

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
軼音逸管

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

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

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王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王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

夫子小管仲為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

親也

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豈管仲

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

索隱

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豈所謂見義不

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

執鞭所忻慕焉

索隱曰太史公之美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

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栗乃實廩

且不掩有

轉禍爲福

危言獲全

孔穎左衽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晏傳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子為列傳首故申韓為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

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

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劭按

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

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

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云

韓之

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二十餘篇號曰韓

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

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

學也非為人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斯

自以為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

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

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

申韓傳

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

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正義曰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者所養

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

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

容於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奸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

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

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

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

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

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凡說

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

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

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

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權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

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

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

申韓傳

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
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
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為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

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
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

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
謂所說之

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
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

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
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

收其說實收其說實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疎遠之

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索隱曰謂

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闕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

匿之事

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

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

則身危

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渥

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因心

德云說行而有功則德云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是者身危

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因心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

申韓傳

則其德亦云云無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云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人父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

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己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

彼顯有所

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索隱曰謂

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為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預知其

計而說者身亡危

彊之以其所必不為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

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彊令為之

止之以其

所不能已者身危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粟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

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營為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為間己

正義曰間音紀菟反說被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間之

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鬻南權

索隱曰韓子粥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

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莊云論則疑其挾詐賣己之權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為借己之資籍也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

正義曰論

說人主所憎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己也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索隱曰謂

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省山景反

汎濫博文

則多而久之

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

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聞廣言句也三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順事陳意則

曰怯懦而不盡

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

慮

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

申韓傳

傲侮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

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

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

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彼自知

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

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

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

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

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

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索隱曰概猶格也劉

氏云秦昭王决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己之規異事與

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正義概古代反

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曰劉

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

其無失也

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

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

大

忠無所拂辭

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

拂悟於君也

悟言無所擊排

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亦無別有

所擊射拂攢按韓子作擊摩

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

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斥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

露密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

徐廣曰知一作得難

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

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

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溼

索隱

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溼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

深計而不疑

申韓傳

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

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溼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卅家云襲滅虞公皆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

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

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

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

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

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

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

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溥

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

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

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

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

申韓傳

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故言龍之為虫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

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

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

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迺誅韓非

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

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壯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礫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礫深刻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史記列傳三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

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陰○正義曰河

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願女乃薦

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

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

說之以為將軍

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

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

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

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

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

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

日日中時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

會於軍門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

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親戚左右送之

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

卧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

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司馬穰苴傳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

急則忘其身

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槌也

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

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

所不受

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

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

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

三軍

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駙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

外之立木承重校者殉行示也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

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

正義比作甲必耳反

其

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

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

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

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

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

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

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

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

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

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

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丈也亦少喪矣

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

指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喪

若夫穰苴區區為小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指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

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

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

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

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

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
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
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
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
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

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
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
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
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

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

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
大家孫武冢也去縣十

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二後
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

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

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
曰臏

頻忍反龐皮江
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

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
 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
 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
 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
 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
 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
 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
 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棚非也孫子曰今以
 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孫子吳起傳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

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

者不控捲

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

云控總捲縮非也

救鬪者不搏擻

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為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擻

則其愆益熾矣按擻謂以手持擻刺人也

批元擣虛

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元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

音白滅反言敵人相元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元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

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

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

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

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

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

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

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

五十里而趣利

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

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
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
名索隱曰豎子謂臏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曾君齊
人攻魯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
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

孫子吳起傳

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索隱曰王劭云此李

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

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
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曾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
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
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
之索隱曰吮音弋
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
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
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
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
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

孫子吳起傳

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甫謚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

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

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

國左孟門

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

盡爲敵國也

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武侯曰善

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

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

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

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

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

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

孫子吳起傳

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

索隱曰韓之公族

尚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

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

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

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

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

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

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

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

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
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
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
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
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
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
徒因射刺吳起井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
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臧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井中
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

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
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
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
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必
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則孫臏脚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傳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

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

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

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

無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

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

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

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

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

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

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

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須之無忌又日夜

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

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

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

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

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

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

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

伍子胥自傳

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
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
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
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
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貞爲人剛戾忍
詢音火候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迺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
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貞曰楚之召我兄
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
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

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
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
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
終爲天下笑耳謂貪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
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
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
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
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
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
曰春秋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

伍子胥傳

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

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中道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

之溧音栗水名也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

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

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

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

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也

本謂之然稊言贏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伍子胥

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

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

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

進專諸於公子光

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

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

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

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

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

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

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

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

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也

吳亦以嚭為大

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

歸

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

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

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

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

吳伐楚取六與潛

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者縣有天柱山

五年伐越

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

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伍子胥傳

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

楚軍於豫章

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

取楚

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

唐蔡比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

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

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

索隱曰概音古賚反

王不聽遂

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子常公孫瓦

子常敗走奔

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

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

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

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

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鄭古之鄭國

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人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

北城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

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

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

能破人

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

今子故

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

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

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

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

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

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

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稷

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立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

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

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

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

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

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之豫州吳縣在

州西北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

又音波○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楚

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疆

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

伍子胥傳

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樛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樛李傷將指卒於陜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

病創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

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

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

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

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

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隸則

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

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

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

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威鄒魚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

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

伍子胥傳

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嚄之計伍子胥諫
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
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
不恭劓於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
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
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
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
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
吳吳太宰嚄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
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

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

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

胥專復彊諫索隱曰復音皮逼反沮毀用事沮音自呂反徒幸

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

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

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豁使人微伺之其使

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

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

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

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鏤錄于反曰子

伍子胥傳

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誣為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

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

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

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

門鱮門謂鱮也今名葑門鱮音並音姑反鱮音覆浮反越軍

開示浦子胥壽盪羅城開此門有鱮鱮隨壽入故以名門顧

野王云鱮魚一名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

小引六十一
吳言列傳六

馬革為鷓夷鷓夷榼形。○正
義曰盛音成榼音古曷反
浮之江中
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

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正義曰吳地記

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
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

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
因命曰胥山
張晏曰胥

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
山在大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
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按

其廟不干子胥事太
史誤矣張注又非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

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

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索隱

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邁縣東南。○
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
其明年因

北大會諸侯於黃池
正義曰在汴州封立縣南七里
以令周室越

伍子胥傳

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

破吳兵吳王聞

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

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

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正義曰紀鼻二音

伍子胥初所與

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

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

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

子高沈諸梁

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

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

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溷括地志云故

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襄信白亭相近

號為白公

徐廣曰汝南寢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

云白亭在豫州襄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比又有白亭也

白公歸楚

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
 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
 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
 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
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
 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
 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
 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
作子期也石乞
 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
云楚之別府石
 乞從者屈固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
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而左傳云

伍子胥傳

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

負楚惠王云

走昭夫人之宮

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

葉公聞白公

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

自殺

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

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

言將身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身固其職也

終不肯告其尸處遂身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

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

異蠖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

胥窘於江上

索隱曰窘音求頌反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

六十九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列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
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負獨忍諾

志復寃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抉眼棄德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

大堆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文學子游子

夏師也僻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文過○正義音癖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

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喭喭○正義曰喭

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正義音岸

回也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

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勸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

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

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

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於魯孟公綽數稱臧

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死心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

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

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吝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

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

仲尼弟子傳

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二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忠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受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

已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瑾曰非大賢樂道

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瑾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安孔

國曰簞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安孔

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

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疑釋十卷及論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

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擲或為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詞

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

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曰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

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

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

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羣

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

之祿

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

如有

復我者

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必在汶上矣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

鄭玄曰魯人

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

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仲弓問

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安國曰

莫尚乎敬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孔子

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

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

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性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

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

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

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

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求也可使治

仲尼弟子傳

其賦仁則吾不知也

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

包氏曰賑

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

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

子華怪

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

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

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

雞佩假豚

冠以雄雞佩以假豚二物皆勇士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

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

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

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

勇而無義則亂

李充曰既無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小人好勇

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材

仲尼弟子傳

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求初晉尚書

語義也即作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以壽終也衣敝緼

袍孔安國曰緼臬著也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

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

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篠丈人子

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

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

衛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

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

可以比眾音鼻言寬大清正眾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

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
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
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
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
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惺之邑宰蕢
賸乃與孔惺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賸入孔惺家惺母伯姬劫惺於蒯疆與之盟而立蒯賸非
惺本心自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公
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
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

仲尼弟子傳

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聾蕢聾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聾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聾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王肅曰子路為孔子

侍衛故海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

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

鄭玄曰魯人

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

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

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

也孔安國曰百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

我晝寢子白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

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

仲尼弟子傳

仲尼弟子傳

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

臨菑大夫素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

其族孔子耻之素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固爭寵子我為陳

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

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安孔

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

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

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

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

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

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

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

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

仲尼弟子傳

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
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
行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
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
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
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
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

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
 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
 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
 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
 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
 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
 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
 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

仲尼弟子傳

過狐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

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
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
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
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
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
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
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
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

索隱曰王劭按
家語越絕書並

無此五字是
時子胥未死

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其志

王肅曰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

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

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

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

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

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

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

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虛莽音百莫助一反○素

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

仲尼弟子傳

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
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
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
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二千
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
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

索隱曰缺音
缺謂斧也劉

氏云一本無此
字屈盧矛名

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

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
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君王許諾乃謝越王

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

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

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

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

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

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

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

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

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

仲尼弟子傳

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

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

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縣心
階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

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

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

貢好發舉與時轉貨貨發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
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

即逐時轉易化負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
發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

發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
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

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

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尔小笑貌曰割雞

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

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卜商索隱曰温國今河內温縣元屬衛故少孔

仲尼弟子傳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爲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

詩子曰繪事後素

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

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曰禮後乎

何晏曰孔言績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

曰禮後乎

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國曰言俱不得中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

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

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尔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礼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

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

經云其山岸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

祠今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見在

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

焉 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

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

闕而不行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

仲尼弟子傳

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

後行

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

子張書諸

紳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

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

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

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

馬融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

馬融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在兖州子游為宰者地里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金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櫜題三尺駃

載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濟千金之璧渡可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

仲尼弟子傳

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兖州字

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

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

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

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

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

曰按澹子羽墓在兖州鄒城縣是也

密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兖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

寫誤也 少孔子四十九歲 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 孔子

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

安得此 子賤為單父宰 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密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

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密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索隱曰家語云不齊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

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 子思

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國無道

仲尼弟子傳

穀耻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耻辱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為仁乎

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

孔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

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以為仁

孔

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

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

子真相衛

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

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

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文孫云字子芝

孔子曰

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

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緇按其人昰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蓋居南宮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

因姓焉位其徒寒泥殺之因其室而生稟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馬融曰禹盡力於溝

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容出孔子

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

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昰其心敬慎於言以

仲尼弟子傳

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

孔子曰天下

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索隱曰家語云未嘗

屈節為入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

音點字皙

孔安國曰皙曾參父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

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

單裕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

孔子

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音遙○正義繇音由

字路路者顏回父

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

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負請孔子車以葬安孔

國曰賣以作樽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

棺而無樽吾不徒行以爲之樽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

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

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弘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

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

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子

仲尼弟子傳

人光子乘羽

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

淳于

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

何傳東

武人

徐廣曰屬琅邪

王子中同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

仲同傳菑川人楊何

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

何元朔

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

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

少孔子三十歲子

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

子羔為費郈宰

正義曰括地志云郈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

孔子曰賊夫

人之子

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

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

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愬子路也僚也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无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

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

伯僚其如命何

仲尼弟子傳

司馬耕字子牛

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安國曰訥難也

曰其言也訥

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安孔

國曰牛兄桓雅將為亂牛自朱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氏曰疚病自

必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

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

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

如老圃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

以實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樊遲問仁子

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

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

仲尼弟子傳

耻辱也

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

宗也

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

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

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

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

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

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

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子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

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
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

命他以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已而果然敢問夫

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

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金馬融曰六

斗四升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冉子與之粟

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仲尼弟子傳

巫馬施字子旗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

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

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

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

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

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

一作鯉

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

一作曾

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曰家語云子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

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

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

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牟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公辨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振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仲尼弟子傳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

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賈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哲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苦堯反單善音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鈞

仲尼弟子傳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家語云魯人字丕茲。正義曰

申黨字周

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怕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

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允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

執筆迭侍於夫子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仲尼弟子傳

邾巽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

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傳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

魏相公叔座

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

為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

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

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瑩後徙大梁

而稱梁也

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

公孫鞅年雖少有

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

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
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
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
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
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
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
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
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

音甲多去聲平聲並通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
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
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
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
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
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
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
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

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正義曰比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

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父遠吾不能

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

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

索隱

曰音稅

君大說之耳

索隱曰音悅

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

於民

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於人言於人也○正義教五到反

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

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

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

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

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出

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

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

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

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

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

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

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為伍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

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生異效者索隱曰謂告奸一人則得爵斬告姦

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奸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

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奸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率

律音

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

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

明尊卑爵秩等

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索隱曰謂各隨其家

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

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
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
曰謂鞅新變之法今為初令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索隱曰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商君傳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

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各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二年作

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比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

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

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二十一

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

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

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

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

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
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
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
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
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
之嶮隘是也阨阻也與秦東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
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
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
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
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
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
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
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

曰從蒲州安邑
徙汴州浚儀也

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

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徐廣曰弘農商
縣也○索隱曰

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
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

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十五邑號為商君商

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

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

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

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

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

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

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

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其闕營如魯衛矣子

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

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

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

君

若不抹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止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

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

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

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

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

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

商君傳

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

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射童子不

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

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

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

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

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

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華易君命也君又南面也稱

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
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
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所及戟者
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曰闔亦作
銳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膈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
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銳也方言云
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銳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
格也旁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
有格侍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公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

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

索隱曰謂

鞅於秦无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

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

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

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

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

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索隱曰走音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秦發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澠池屬鄭

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云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

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弃仁義不惻誠也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

浮說非其實矣

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

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

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

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

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

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嶺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

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

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
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勸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
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
侯畏而不親夫霸王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
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
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
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
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
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
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
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
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
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
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尽赤號哭之聲動於天
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衣
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
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
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
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爲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

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
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扶貝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傳